

纷繁世相

## 小区里的“女汉子”

“小周，你家的热水器水加满了，快关啊！”小区里的“女汉子”艾芳又在扯着大嗓门喊了。我们居住的小区里，家家都装着太阳能热水器。平时谁家加水满了忘了关，出水管便“哗哗”往外排水，近邻就会大声提醒，而艾芳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。

艾芳今年45岁，臀圆腿粗，脸蛋圆圆的，平日都素面朝天。当“女汉子”一词开始流行时，小区就有人悄悄给她安上了这“雅号”。艾芳平时打零工，因老家有些田，还时常回去种田。她勤劳，肯吃苦，力气也大，一袋百斤的谷子能轻轻松松地扛起来，用“女汉子”来形容她似乎名副其实。

艾芳的丈夫在外地打工，一年才回来一两次，家里全靠艾芳打理。洗衣做饭，打扫清理，换灯泡扛煤气罐，她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婆婆生病了，艾芳接到电话就往老家赶，将婆婆送到医院，背着她上楼做检查，搀着她去打针输液，整夜守着她，抱着她上厕所，给她端水喂药……婆婆打电话给儿子，直夸他媳妇心肠好。丈夫将老娘的话转告给艾芳，她笑着说：“只要你知道我对你们家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后盾，丈夫在外挣钱更起劲了，每年年底回家

都将厚厚一沓钞票交给艾芳，她都小心翼翼地攒起来，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老人要赡养，儿子要上学，过日子得精打细算啊。

艾芳对左邻右舍也热心相助，谁家红白喜事，她都前去帮忙，摆桌子、放碗筷、端盘子等，忙个不停。他们那排房子的下水道堵塞，艾芳毫不犹豫地掀起水泥盖，跳下去一锹一锹地将淤泥和堵塞物挖上来。张家空调洞大，时常有老鼠顺着管线钻进室内，夜里叫个不停，弄得张家人睡觉都不安稳，但张家人有恐高症，不敢爬高。艾芳听说后，搬来长梯，爬上外墙，用水泥砂浆将洞封死，消除了鼠患。张家人感激万分，想请艾芳吃顿饭，可她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吃饭就免了，这样的小事不值得挂在心上。”一天傍晚，有小偷撬开红梅家的大门准备入室行窃，恰巧被艾芳发现，她大吼一声：“大家快来抓小偷啊！”那小偷听到喊声，吓得落荒而逃。艾芳勇猛地追上去，追了几百米，将小偷捉住，扭送到小区治安室。大家听说这件事，直夸艾芳“真勇敢”！

小区里的“女汉子”尽管不靓，却是一道感人的“风景”。  
(吴建)

闲情逸趣

## 种花得草



当年上学时，我学的是植物保护专业，最喜欢植物学课程，老师带着我们去公园、田间地头，教我们辨识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、瓜果蔬菜。但毕业后，我所从事的工作与植物保护无关，专业知识几乎忘得一干二净。

自搬到新房后，因有了一个小小小的入户花园和一个几平方米的露台，我便开始想种花弄草。我去小区旁边的野地里扛了一袋又一袋泥巴，填在花池，花盆里，接着隔三岔五地往花市跑，买回一钵钵花草草，有三角梅、蔷薇、茉莉花等，还有已经挂果的葡萄、柠檬等果树，栽满了花池、花盆。随后，我开始照料这些花草草，移栽、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剪枝，将闲暇时光摆弄得忙忙碌碌。

接下来便静待花开，我想象着繁花似锦的美妙景象。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：蔷薇只开了稀稀拉拉两三朵，来年更是一个花苞也没见着。葡萄结了一季，酸酸涩涩，第二年只长叶片不挂果。柠檬树倒是收获不小，摘了一小筐黄澄澄的果子，然而挂果到第三季，枯萎成了树桩盆景。其他几个品种的花草，也大都不见花朵盛开之景象。是故，爱人每每见我在花园里摆弄那些花草，搞得满手沾土满身是汗，便揶揄我：“亏你是学植物保护的，连家里那几盆花草草都养不好。”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也无言以对，只是继续坚持为花花草草们浇水、施肥、修枝、剪叶，还重新尝试着运用种植学课程里的扦插、嫁接等技术。

《涅槃经》云：“种瓜得瓜，种李得李。”于我而言，种花不一定得花，也可能得到的是一株草，收获的却是荷花弄草的耐心、平静和闲适，让碎片般的时间更加充盈起来。

今年春天逛花市，购了几株花之后，忽见绣球“花五瓣，百花成朵”，甚是喜人，我便又买了数株已有小花绽放开又没完全成球的绣球，栽种到花池里。每天定时浇水，隔一周施叶面肥，耐心等待“一蒂千花白玉团”的动人时刻。隔几天，几株绣球中已经绽开的小花朵逐渐变色，聚集成花球，白的洁白如云，蓝的蓝如天幕，煞是惹人喜爱。可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，原有的花谢后再没开出新的花朵。

面对那些只长枝叶不见花的植株，我只得作罢，不再抱有“闲看花开花落”的希望，但依然一如既往地侍弄，确保它们茁壮成长。生命本无高低贵贱之分，草木也有命，就当初心是养一株株草，让它茂盛生长。尤其是在酷热难耐的夏天，看着满园子绿意葱茏的样子，顿时觉得似有凉风来，也是极惬意的。

“山川之有云雾，草木之有华实，充满勃勃，而见于外，夫虽欲无有，其可得耶？”苏东坡如是说。种花种草，为文为人，不亦如此乎！  
(项德林)

## ·微语录·

学习生活的技能

那天，我去城里的超市逛逛，顺便买些生活用品。我已经记不清此前有多久没去那边了。排队结账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收银台的左边，也有一些人在排队，并且轮着一个怪模怪样的机器前自己结账。

我很好奇，就问旁边的人，她告诉我，那是自助收银机。

于是，我向正在自助收银机前付款的人询问操作步骤。先输入会员卡号，即本人的手机号码，然后对准商品的条形码扫码，最后根据金额扫码或者刷脸付款。

我按照那人说的，试着自己来，操作并不复杂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要适应一些新生事物，包括生活的技能，只有多多学习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

——选自丁小枫的微信朋友圈

往事随风

## 提篮小卖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，凭着节假日跟父母上街的记忆，和父亲画的一张草图，我战战兢兢走了七八里地，终于站在了熟悉的丁蜀大木桥上。

桥上早已热闹非凡，两边放满了各种时令蔬菜，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我找了个空位放下提了一路的竹篮，竹篮里是父亲用稻草扎好的七捆丝瓜。一位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的胖大爷，走到我身边，大概是觉得我年龄小，见有买菜的过来，便帮我介绍：“丝瓜刚摘的，很新鲜，一角钱一捆，价格不贵。”不一会儿，丝瓜就卖掉了。我回到家时，奶奶正在河边淘米，见我回来，很是惊讶：“咦，卖得这么快啊！”我激动地叫了声“奶奶”，笑开的嘴竟一时合不拢。

那年，我十二岁。我父亲是种地的一把好手，不管是韭菜还是长豆，种得总比别人的好。蔬菜瓜果成熟了，若是家里吃不了，便会挑到市场上卖掉，补贴家用。但到了农忙时节，生产队缺劳动力，便只能让老人、小孩去卖。因此，跟着家人或是单独一人去街上卖菜，对于我来说，是常有的事。

大中街是丁蜀当时最热闹的集散市场，各式蔬菜摊沿街排开成一条长龙。摊位都是先到先得，若是后来的见卖的菜跟自己一样，会自觉去别的地方。除了大中街，杨家浜的市场也很热闹，要是那也没有位置了，就只能去更远的汤渡碰碰运气。有

一次，我跟我娘一人挑了一担“上海青”去汤渡，看到有好几担同样的菜，我们只能硬着头皮，去了十多里外的湖没镇。一担近百斤的菜，走这么远，即便是冬天，到达时我的内衣也早已湿了，只能一边卖菜、一边焐干。那种黏糊糊的感觉，现在想起来，我依然觉得难受。

生活所迫，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孩，渐渐成长为一个会做生意的少年。同样的一担菜，我总能多卖些钱，所以村上同龄的男孩也愿意跟着我一起卖菜。有时候运气不好，早市卖不掉，我们只能等下午的晚市。大家紧挨着坐在一起，因为无聊，见到有人从面前走过，便会像报数一样喊道：青菜、茄子、丝瓜、长豆……多数人不管你，有些会觉得好玩，笑着瞟你一眼。当然，卖完了我们也会犒劳一下自己，来一碗二角钱的全肉馅馄饨，或是五分钱一杯的酸梅汤。

后来，我们也学会做些买进卖出的生意。太湖梅鲚鱼上市时，我们会去乌溪港口排队以一角多一斤的价格买上几十斤，再挑去丁蜀以两角多一斤的价格卖掉。也有好几次，我们去湖没东岭贩竹笋，一挑就是一百多斤。那时的我们，也真够拼的！

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。儿时一起卖菜的伙伴，有的成了做壶的工艺大师，有的当起了小老板。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偶尔会谈起卖菜的趣事。那段往事，其实也是一笔难得的财富。  
(王鸿飞)

## 宜兴民间传说

### “媒婆”的由来

大家都知道“媒婆”就是婚姻介绍人，那么为什么要叫“媒婆”呢？

传说很久以前，宜兴西边有一户人家姓王，东边有一户人家姓张。王家有一个儿子，英俊潇洒，饱读诗书；张家有一个女儿，知书达理，温良贤惠。两人都央求城中一个能说会道的婆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，婆婆干脆就撮合了这两家。

婚后，小夫妻两个过着幸福的日子，夫妻贤孝，相敬如宾。双方家长也十分满意这桩婚姻。而且，张家女儿没过多久就怀孕了，两家更是欢喜得不得了。

小夫妻两个就想，自己的婚事实在是称心如意，这多亏了中间介绍的那个婆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才好。后来，王家儿子找来了四里八乡最出名的画匠，请婆婆坐在家中，精心绘制了她的一幅画像，挂在自己的卧室中，以便夫妻俩每天起床都能看见婆婆，向她表达谢意。这事一来二去就传开了。

到了分娩的时候，张家女儿那个痛啊！可偏巧赶上了梅雨时节，路上不好走，接生婆迟迟不来。张家女儿疼极

了，一眼瞥到画像，不由恼火起来，心想：“我今天这么痛，都怪你让我嫁人又怀孕！”气急之下，她一把抓下画像，揉成一团，扔到了床底下。

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一个八斤重的大胖小子降生了。两家人欢天喜地。等到孩子满月，他们大办酒席，宴请乡亲。大家都说，多亏了介绍的婆婆。宾客们自然听说过小夫妻两个给婆婆画像的事情，就嚷嚷着要看画像。

小夫妻两个一听傻眼了，谁知道画像到哪里去了？后来，张家女儿一拍桌子说：“想起来了，我那时候分娩阵痛，气急之下揉成团扔到床底下了。”王家儿子一听，赶紧去找。可找到打开一看，因为空气湿度大，画中人脸上已经起了很多霉点。

宾客们看到了画像，听到了小夫妻两个红着脸讲述的经过，无不哄堂大笑。大家开玩笑称那个婆婆叫“霉婆”。因为婆婆口才好，撮合的小夫妻们都生活美满，越来越有名气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叫她“霉婆”。后来，大家干脆就管婚姻介绍人叫“霉婆”了，再后来，因为“霉”字不吉利，又改成了“媒婆”。  
(裴昶)

万家灯火

## 我家有位“人间清醒”

记得我刚刚在城里买了大房子的时候，曾兴奋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和我爸跟我一起去城里住！”

母亲冲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我猜测出她的担忧，于是说：“放心吧，你儿媳贤惠温柔，肯定跟你相处得像母女一样。”母亲依旧笑笑，说：“你们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了，我们在老家生活习惯了，到了城里适应不了。”

多年后，把老母亲接到城里生活的朋友大亮对我说：“你老妈真是‘人间清醒’啊！你是不知道，婆媳关系简直是世上的难题之最，而且无解。你弟妹那人你知道吧，那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，硬是跟我妈合不来。”大亮的语气里全是无可奈何。

我这才觉得，我的母亲真的是像大亮说的那样“人间清醒”。这些年里，母亲在很多事上都表现出不寻常的理智和清醒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和哥哥计划一起做生意，母亲却坚决反对，她说：“都说‘亲兄弟明算账’，但如果真明算账了，就会斤斤计较，再亲的兄弟也就不亲了。”在老妈的坚决反对下，我们的生意没有做起来。这些年里，我见多了兄弟姐妹一起做生意到了最后反目成仇的。

父亲和母亲勤劳能干，多年里攒了不少钱。父亲对管钱的事不感兴趣，母亲掌握家里的“财政大权”。前几年，我撞撞母亲：“妈，把你存款拿出来搞投资吧。”母亲摇摇头说：“这笔钱可不能动，这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。投资有赚有赔，万一赔了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养老的事不用操心，还有我和哥哥姐姐呢。”母亲还是摇头：“我早就打算好了，等我和你爸老了，就去养老院。我们俩的养老钱够花了，不会花你们的钱！”我一听这话，急了：“妈，你有儿有女，我们才不让你住养老院的呢，让别人笑话！”母亲呵呵地解释：“笑话啥，住好一点的养老院，比拖累儿女强。你们也轻松，我们也轻松。”我知道，母亲说的轻松也包括：不给我们添麻烦，他们心里会感到轻松。

我跟大亮说起这件事，他又称赞母亲是“人间清醒”。他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他见多了这样的事，老人能把自己养老的事安排妥当，真是太明智了。

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她以爱为出发点，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“人间清醒”。正因为她的智慧，我们一大家子人多年里都能保持和睦。  
(王国梁)